

H 心香一瓣 吴士存

难以忘却的记忆

2019年8月8日上午,正在忙碌的我突然接到陈东威爱人夏爱梅的电话,告知我他因病逝世的消息,并说他留下了“丧事从简、不搞告别仪式”的遗嘱。虽说我知道他身患绝症,但他走得那么“仓促”以至于我与他的约定还没有来得及兑现就撒手人寰,这让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深感悲痛,至今尚难走出他已不在人世的阴影。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约在某个小餐馆或咖啡厅,一边欣赏他的摄影新作,一边赞叹国家和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并憧憬海南的美好未来。

1991年3月的一天,刚刚从南京调来海南、在省委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我接到了自称是省外办主任陈东威的电话,约我与他见面。一见面他便直截了当告诉我是省委组织部把我的个人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听说你是南大外文系来的,英语应该不错(其实那时的我英语很差)。你还写过电视剧本(其实也只是反映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电视短片),文字写作水平一定也有两下子。省外办宣传处缺一个处长,你来干怎样?”正是这次的见面开启了我后来在省外办的事业,也才有机会在这一特殊的岗位上成长,并由此萌发了创立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我的事业发展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退休之后的陈东威长期生活在北京,大概十多年前我借出差的机会约他们夫妇吃饭,我建议去比较高级的餐厅被他拒绝。后来商定去吃韩国料理,我想好不容易见一次面应该多点几个好菜招待一下老领导,以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他说这个餐厅他以前来过,点拌饭的套餐可以免费赠送一碗汤,就坚持只点了这个套餐。那次四个人一顿饭总共花了100多块钱。我知道他嗜烟如命,临别时送给他两条比较好的香烟,却被他无情地拒绝了。他说他只抽100多元一条的烟(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了),无奈之下我遵从了他的意愿,后来专门在街头的小卖部找到了这个牌子的香烟买了给他送去。

2019年4月8日我听说东威主任回海南治病,便相约在他海口的临时住处见面,在他住所楼下的星巴克我们各要了一杯咖啡,并一起回到他的住处。一进门,他便让夫人阿梅打开电视,同时把他来海南这段时间里拍摄的海口及文昌的风景和人物照片上传到电视机上,然后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他的摄影杰作。当他向我满怀深情地介绍海口骑楼、钟楼、渔港、世纪大桥和文昌红树林等这些在我眼里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景观时,他的形象在我面前再一次变得高大。怎么我们经常抱怨这里脏那里乱的城市突然在他的眼里变得如此美丽而令人神往?他退休后生活并不宽裕,夫人也没有工作单位、甚至可能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且体弱多病。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没有牢骚,也没有责备,并一直在为海南取得的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进步而宽慰、欣喜和赞美。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永载史册的功名。去百度搜索一下“陈东威”的名字,除了同名的人之外,关于本人笔下的陈东威仅有一则讣告,告诉人们他已经不在人世间。可我就是忘不了他。他喜好读书也喜爱读书人;他自己似乎不怎么爱在工作中创新,但他能容纳爱“折腾”事和“奇

思怪想”频出的我;和他在一起谈论的事不是工作就是学习,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抱怨世道不公。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交易交换无所不在的社会里,他就是一个尚未完全入世和不合时宜的“怪人”,一颗漫漫长夜里一闪而过的流星。然而对我来说,他却是一颗永不陨落的启明星。回

H 季候物语 尚若洋

荔枝



荔枝。

初夏的海南,水果的风骚被荔枝独领。无论路边摊或是大型商超,触目可及的都是圆滚滚的、绿中带艳的荔枝。唐玄宗时,要论朝廷里最受欢迎的水果,荔枝也肯定是榜一。不仅是因为稀少,最关键的是它有杨贵妃这位大腕在背后撑腰!就光凭这一个理由,其它的水果就黯然失色了。不过,荔枝也不是朝廷里谁想吃就吃得到的。据史料记载,当初三品以上的高官,每人只能吃两个。贵妃挚爱,贵族限量,仅仅这两点,其果中榜首的位置便可以坐实了!

荔枝被贵妃带货,从此名声大振,从岭南飞遍大江南北。然而,这么珍贵的水果,到了海南却可以大快朵颐,这岂不爽哉?更何况,荔枝是具有时间观念的水果,“一离本枝,一日而变色,二日而变香,三日而变味,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贵妃吃荔枝,那必须用“一骑红尘”的时效,快马加鞭,一匹跑累了再换上另一匹马地跑。但岭南到长安的距离,在没有飞机和高铁的唐朝,荔枝到了贵妃面前,表皮也已变得黑不溜秋。而在海南,只要去了荔枝园,戴顶斗笠,漫步于一棵棵半人高的荔枝树间,随手便可享受绿中带红的鲜荔枝。“夕贬潮州路八千”,古人常常被贬,仅一个荔枝,海南岂不是贬谪的最好去处?

《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有很多入药状况。其果肉可以治痘疮、牙痛、咳嗽,它的核还可以治脾痛、疝气,而入药的方式也很简单。就说治疝气吧,荔枝核四十九个、陈皮九钱、硫磺四钱,研成末后加入盐水和面,调制成绿豆大的小丸,在痛时喝下便可止痛。而其名字也甚为有趣——“玉环来笑丹”。其寓意或许是杨玉环一笑,便可把人迷住,痛处便不再痛了吧。应该是这样。

不仅如此,荔枝的皮,更是一个“宝贝”。吃荔枝多了是会上火,很多人想放开肚皮好好吃一次荔枝都不敢。他们哪里知道,正所谓一物降一物,海南人对于下荔枝火有一个好方法。荔枝皮煮水喝,便可以去荔枝火,其原理类似中原俗谚“原汤化原食”,这也是为什么海南人敢吃那么多荔枝的原因。但有点可惜的是,这个方法现在却不大实用了。市面上能买到的荔枝,大多都是打了农药的,因此很少有哪位壮士敢用这个土方子了。于是乎,这么一个方子,渐渐地便只在一些老人口中流传了。再过几十年,恐怕这个方子就会无影无踪了。

前些天家父从果园里摘了几十斤“妃子笑”回来,我吃得那叫一个舒畅。

妃子笑是荔枝优品,别名落塘蒲、

玉荷包。果皮淡红色,壳薄,核小,果肉白蜡色,肉厚,质爽脆,多汁,味清甜带香;该品种是其中早熟优质品种之一。晚唐诗人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妃子笑”这个品种名字即来源于此。仅仅这个名字,就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性。

说实话,鲜荔枝真比冰冻的荔枝好吃些。鲜荔枝汁多,肉肥,再加上很多品种都是肉多核小,剥开薄薄的皮儿,塞到嘴里,一咬,甜香的果汁瞬间便会淹没你的味蕾。而待你嚼上几嚼,才能感受到那小如瓜子般的果核。此时你只需用舌头轻轻一翻,便可将棕色的果核吐出来。待你将全部果肉咽下去后,唇齿间依旧会残留着荔枝的清香和甜中带酸的味道,真是妙哉!回

H 琼岛风物 列泽林

船湾集美

己亥仲冬,马瑞君约我同游其桑梓,琼海龙江文渊村,又名船湾村。时大雪刚过,南国余热犹存,寒凉不至;冬至在望,椰风阵阵,绿意翻飞。择佳日,约同行记者并琼崖作家约五十人,自海口同车南下,谈诗论文,写实船湾。

万泉河为海南母亲河,源出五指,流分两支,南乘坡河,北定安水,山高路峻,滩险流急,树茂林莽,雨林层叠,一路聚万山之泉,纳纤末之流,途远无碍,山川难阻,终成万千气象,在琼海合口汇融始称万泉河,可谓身藏万千丘壑,心有天海之远。自合口往下,万泉河道渐宽,水势趋缓,静影沉璧,流沙游鱼,石礁可见,至龙江石壁,急流减弱,水势逶迤,动静相映,更显大河模样。



琼海船湾村风景。

福地龙江,龙居于野,石壁往西,江流日月,壁立河山,控咽锁钥,进退自如。大河草莽尽褪,万泉泽惠热土,龙脉气涵众生,人文应时潜生,书声蒙童,雅儒先生,烟火人间,物阜民丰,古往今来,一任朝代更迭,我自安处怡然。水至船湾处,便在仙境行,依水任来去,傍河有生活。在船湾观河,极目远眺,见山川历历,见河道蜿蜒,依稀篙橹摇过,船艇延绵,椰韵环绕,河风来朝。见田园野树,村落屋墟,牛卧于野,鸡栖树间,村道洁净,家不闭户,天人合谐,俨然桃源盛景,宛似世外仙境。

马瑞,龙江学子,一介书生,全身布衣,无意百夫长,偏作一书生,也曾雄心万夫,负笈游历,出走龙江,执教入仕,风流倜傥,快意人生,后人医为栖,不觉卅年有余,虽官近七品,俸足五斗,半生回头,人生如梦,风华难留。思乡情切,每念村女浣纱,蓦然回首,惊觉仙境就是龙江。人生如万泉,出峡谷,历险境,经风雨,化千难万险,至船湾揽胜,眼前风光无限,身后万般不舍,实在难留。船湾回旋,依依作别,流水汤汤,万泉泱泱,下文曲,走温泉,入加积,过中原,一马平川,恣肆汪洋,在博鳌与龙滚、九曲三江相汇,奔腾入海,一去不返。自此,山垂平野,月入大江,四海风来,五湖聚贤。

处龙江之滨,沐南国之风,时夕阳向晚,流光洒金,水波微澜,纱雾笼河,

夜幕渐至,炊烟升起,万泉欢歌罢,不觉有余叹:琼崖海南,牛女分野,隅处南洋,天涯为家,自古繁华不似维扬,富庶不若闽广,然陆海相连,东西跨界,居海上丝路中枢,处世界大海中央。五峰所指,也曾问鼎中原,南洋纵横,琼侨笑傲天下。身于静处,心游八荒,时空变换,世间忧繁,得失失虑,宠辱不惊,何哉?心有大千世界,天地有我自宽。

船湾之行,收获颇丰。那河那树那人,美景美村美文,连结而成《船湾集》,集诗20首,文33篇,图绘若干,船湾胜景跃然纸上。回

H 读史侧翼

江舟

古代文人的酒趣

古代文人大多好酒,留下很多描写饮酒的诗文,文人在酌酒、品酒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让酒也变得可爱起来。

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赢得“酒仙”雅号,陆游“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亦不示弱,但若因此以为古代文豪个个都是饮中豪杰,实为谬矣。许多古代文人雅士虽不善饮,却也深谙酒中之趣。

自号“醉翁”,筑醉翁亭,并有《醉翁亭记》流芳百世的欧阳修,酒名响当当,他确实喜欢饮酒,但酒量却十分有限,少饮即醉。苏轼对酒也是格外钟情,他不仅写下许多关于酒的诗词,还亲自酿酒。在谪居黄州时,苏东坡酿有蜜酒,以此招待客人,此后一发不可收,先后酿成了松酒、桂酒等等。苏东坡对他在惠州酿的桂酒特别得意,认为常服可以养生延寿,是“天神的甘露”。苏东坡酿酒不是凭一时兴致,闹着好玩,而是作为一项事业一丝不苟地进行。他根据自己的酿酒实践,写出了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酒经》,这在古代十分罕见,所以,苏东坡可称得上是“酿酒专家”。

然而,对酒如此投入的苏东坡也是见酒即醉之人。他自述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见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这句话直白的意思是,天下酒量差的,都比他酒量大。但是天下喜欢饮酒的,都比不上他对酒的热情。这话听起来有点大言不惭,但仔细揣摩,又有几分道理。

另一个负有酒名的文人是明代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袁中郎总结了饮酒的经验,写成《觞政》一文,分一之吏,二之徒,三之客,四之宜,五之遇,六之候,七之战,八之祭,九之刑典,十之掌故,十一之刑书,十二之品,十三之杯杓,十四之饮储,十五之饮怖,十六之欢具,共十六款,对饮酒的环境、地点、用具,以及饮酒过程中的各种助兴活动都一一作了严格的规定,袁宏道亦不善饮,但一篇《酒觞》有条有理,情趣盎然,可见其也是深得酒中趣之人。

古代文人饮酒,不在于饮多饮少,大都酒后返璞归真,轻轻松松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苏东坡不羨他人的海量,因为他虽只饮了一两杯,但“酣适之味,乃过于客”,袁宏道则是“未饮陶陶先醉心”,饮多饮少一样能进入美好的境界,又何必为酒量而惭愧呢?相反,如果只会大口猛灌,体验不到饮酒美的境界,那只不过是一具酒囊饭袋而已。

文人钟情于酒,实是陶醉于酒中之趣。中国古诗中酒味如此浓郁,不仅因为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这样的“海量”诗人撑起了“市面”,还因为有像欧阳修、苏东坡、袁宏道等无数不善饮而爱酒之人在“凑热闹”。回